

布尔塞维克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至 第 六 期)

書叢會學究研史歷

中國古史考

著編同玄錢

1931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一期

目錄

社論

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與反對李立三路線

澤 民

論文

三中全會的錯誤與共產國際的路線

澤 民

蘇聯十三年建設的成績

洪 易 譯

中國革命往何處去？

沙發洛夫
洪 易 譯

赤色工會在現在階段中的作用與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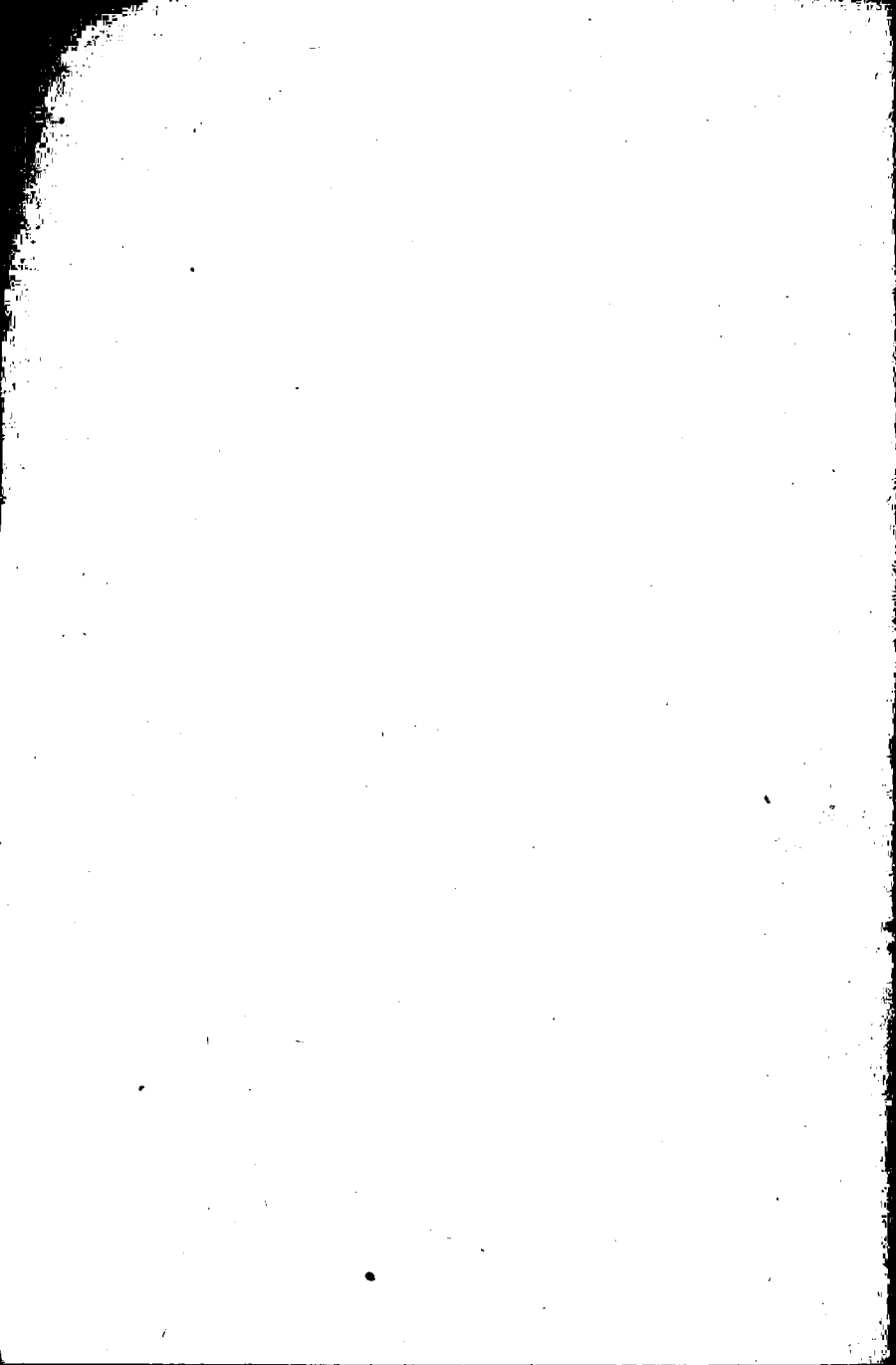
何 明 譯

武裝暴動與左傾冒險主義

洪 易 譯

中國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問題

秋 白



社論

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與反對李立

三路線

澤民

現在我們正在一個非常的形勢裏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穩定的開始崩潰——世界經濟恐慌——與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尤其是中國工農羣衆革命鬥爭的高漲與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已使中國革命站在轉變到全國直接革命形勢的過渡階段上，這樣，就使我們的任務更加嚴重而複雜了。

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運動的普遍的高漲已經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五月間罷工的蓬勃的發展，八月間長沙的被佔領，都是這高漲過程中最明顯的標誌。然而另一方面革命高漲的進展顯出各地和各部分革命羣衆間異常不平衡的狀況。農村與城市，中國南部與北方，此工業中心與彼工業中心之間，都是不平衡的。有幾省已經開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而就整個講，都還沒有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由于

革命高漲之迅速與黨的力量比較的薄弱，使羣衆鬥爭的一大部分成爲純粹自發的運動，而黨的組織的影響則遠落於羣衆鬥爭之後。由此得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的任務：領導日常經濟鬥爭，團結羣衆，組織羣衆，使之由小的局部的鬥爭，轉變到廣大的統一的鬥爭；黨應當用這樣的方式去準備暴動。在另一方面，黨應當明確的認定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去積極準備這一勝利；創造真正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紅軍，創造真正的以徹底實行土地革命爲基礎的蘇維埃政府——用這種方式去結合蘇維埃區域與反動統治區域的鬥爭，去使蘇維埃區域的革命運動成爲動搖全國反動統治幫助中心工業城市無產階級鬥爭發展與勝利的工具。

當然，要完成這一任務，需要最大的努力與極煩重耐苦的羣衆工作。同時黨在自身的工作方法上，幹部的引進與創造上以及整個的領導上，需要有重大而且迅速的轉變。然而中國黨內無產階級成份的薄弱，領導機關中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成份的佔據最多數，和過去陳獨秀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殘餘的不曾肅清，不但障礙了這一個轉變，並且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使黨的領導走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李立三同志的政治路線。

什麼是李立三的路線的內容？就階級的根源上來看，這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冒險拚命的情緒反映到黨的政治領導中來，不願意做艱難困苦的組織羣衆領導羣

衆革命鬥爭的工作，希望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由于冒險的行動獲得暴動的勝利，完成奪取政權的任務；同時他們又害怕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和不信任羣衆的革命力量的情緒，不敢相信沒有全國暴動而一省數省能首先獲得勝利。沒有全世界的直接革命形勢而中國一國的革命能够單獨獲得勝利。因此遂產生了六月十一號政治局（在立三同志的政治領導下）的冒險冒險的，不顧客觀形勢佈置全國暴動的策略。

託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孫中山主義，布朗基主義等等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成爲立三路線的思想上的內容。由于根本不了解第三時期的特點（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最後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的暫時局部穩定開始崩潰以至于完全消滅）而站到託洛茨基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取消派的觀點上去，認爲第三時期乃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與第一第二時期沒有區別，同時又把總危機看成經濟恐慌，以爲現在世界經濟恐慌既發生，那麼總危機就存在，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末日已經到了。由於這種機會主義的了解存在，所以李立三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階段的問題上也就動搖到了託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上去。他認爲中國目前農村已經應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提議發展蘇維埃農村和集體農莊。照李立三同志的說法，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的勝利已經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已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所以他提議在革命政權開始建立的時候，就立刻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並不經過中間

階段，這種明顯的託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使他在革命動力的問題上實際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否認工人農民羣衆的革命的力量，因而放棄了組織工人羣衆領導了人羣衆鬥爭的工作，放棄了建立以工農羣衆爲階級基礎的真正的紅軍，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根據處，放棄了在農村中建立雇農工會（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團的任務，於是同時也放棄了與中農的聯合。由於這種政治路線領導的結果，必然完全脫離羣衆，在整個策略上走到軍事冒險的布朗基主義，專門在軍事上講發展紅軍和「佈置」全國總暴動的策略是從這里發生的。然而這種「左傾」的冒險盲動的表面之下却隱藏着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際。李立三同志以前曾公然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主張聯合富農。當他口頭上承認了國際的指示，取消了聯合富農的口號以後，他的全部領導在蘇維埃區域中所造成的實際現象，却是在許多區域內失掉了我們和中農的聯合，和形成了富農的領導，甚至地主，也鑽入了我們的黨和蘇維埃領導機關中來，「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號被富農的「沒收地主土地，只分配地主土地」的口號所代替，甚至有的區域，被紅軍佔據了以後，土地革命始終不開始進行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堅強的能够工作的，爲農民羣衆所擁護的蘇維埃政府自然不能建立起來，紅軍也依然不能成爲真正工農的階級軍隊。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自然被放棄了。長沙事件充分證明在立三路線領導之下的中央政治局，採取了非常可恥的公開右傾機會主義的

方針，事前不要說任何實際的準備，連這個問題也沒有提出過。以至于使紅軍佔領長沙以後，自動的退出。在工人運動方面，總暴動的「佈置」一方面使黨完全脫離了工人羣衆，另一方面完全恢復了國民黨式的對工人羣衆的命令主義。黨的領導立下了不可能的任務，強要下級黨部執行而不能指示（也根本不會有）具體的實行方法；在瘋狂的小資產階級的自動冒險的路線之下，他並且不能容許有任何反對甚至懷疑的意見，于是反對立三路線的幹部被撤消職務或開除黨籍，完全消滅了自我批評和民主集中原則，實行陳獨秀時代所造成的黨內家長制領導。由于瘋狂的「佈置」總暴動，佈置了總行動委員會，實際上是取消了黨，青年團，和赤色工會的組織。最後李立三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引導到了必然不免的結果，就是由政治離開共產國際的路線一直走到公然反對共產國際，從李立三同志的口口，公然說出「不必忠實于共產國際的紀律」的話。

這樣看來可知李立三的政治路線實際已形成整個的系統，從思想方法，國際形勢，中國革命的性質，階段，動力，革命的轉變等問題起，以至於整個黨內組織原則，一切日常工作的方法爲止，無不到處形成了牠的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這種路線的形成使中國高漲中的革命運動遭受重大的損失：使赤色工會會員銳減，使黨脫離了羣衆，使黨的幹部遭受嚴重的犧牲，使黨員羣衆在工作上陷於無出路的

狀態。一言以蔽之，是使黨陷在嚴重的危機裏面。

李立三路線問題的嚴重性更因為下面的事實而增加了。就是這不單是立三同志一個人的錯誤，而是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中許多領導同志的錯誤。因為這緣故，所以立三同志在紅旗報上的文章成了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共產國際的監督，把李立三路線在實際政策上最危險的實行（「佈置」總暴動）取消了，三中全會開始在回到國際路線的道路上走進一步。可是由於同樣的原因，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成為向李立三路線調和投降的路線。調和投降的路線不能使黨的實際策略有真正的改變。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後，各地依然繼續以前的李立三的路線，是不必說了，就是中央自身的策略指導也不能開始真正的轉變，而依然繼續立三的路線（比如，準備「廣州暴動紀念運動的」籌備會組織依然回到總行委的組織方式）。直到現在在了國際的指導之下，中央政治局才又更進一步發表告同志書指出三中全會路線的錯誤。

我們目前正處在異常嚴重的形勢之下：被世界經濟恐慌和世界革命運動所威脅着的資本帝國主義現在更加積極的準備進攻蘇聯。自從在帝國主義暗中指揮下的「實業黨」破壞五年計劃的反革命陰謀失敗以後，他們在蘇聯的西歐波蘭邊界上反蘇聯的軍事進攻正在準備着。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國民黨軍閥政府又在準備第二次的中東路上的進攻。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和親自參加之下。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紅軍。這樣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進行着反蘇維埃運動。在我們的方面呢，羣衆革命運動也在高漲着。我們需要用革命的進攻去答復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反蘇維埃運動。我們應當動員所有的力量去反抗進攻蘇聯和反抗進攻紅軍，我們應當到處動員我們的力量去領導工農羣衆鬥爭，因為每一個罷工都是在準備暴動的道路上一個前進的步驟。我們是生活在世界革命史上最負責任的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在用着不可抗的力量引導到歷史上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中去，決定勝負的最後鬥爭的日子一天天接近了，我們得準備着！在這種嚴重的形勢前面，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黨的領導有正確的路線。

李立三的路線是用左傾的辭句掩蓋他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在以反右傾爲主要任務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反對李立三路線仍然是反右傾鬥爭的主要的內容。在目前這樣嚴重的時期，對於立三路線的肅清有絲毫的猶豫，那簡直是罪惡。

但是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却是目前最嚴重的現象。這不單是表現在三中全會的口頭承認了國際路線而實際對立三路線投降的態度中間而已。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當然是黨內一切李立三路線擁護者的強有力的護符。而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告同志書指出了三中全會的這種錯誤，對於反立三路線鬥爭自然給與了不少的便利。但是我們的任務決不是就此完畢了。相反的，反對立三路線與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的鬥爭

，今後必須用了加倍的氣力來進行，因為反立三路線決不是口頭上承認錯誤的問題，也決不僅是文字上解釋立三路線的錯誤的問題，而是在實際工作。如果我們不是一些錯誤理論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如果我們是布爾塞維克黨員，那麼除開理論的「解釋立三路線的錯誤」以外，我們應當嚴重的提出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中去克服立三路線的問題。

如果這樣的來立定反立三路線的任務，那麼我們就更加可以明白的看出目前到處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國際的路線，一條是立三的路線。不論在罷工的策略上，紅軍的發展與蘇維埃的建立上，甚至支部的工作方式上，宣傳煽動隊的組織，開會的議事日程上，在最小最小的日常工作中間，到處都有兩條路線的對立。（舉一個例吧：上海青年團「採用」了蘇聯的方法，也組織了「衝鋒隊」。衝鋒隊又譯名突擊隊，是在工作薄弱處格外加緊工作的一種非常好的工作方式。可是青年團却很是李立三式的應用了這個工作方法，他們派幾個學生去立在廠門口，不論工人準備了去聽他的演講沒有，他就高談闊論的演講起暴動和蘇維埃來，而對於工人的實際生活却一個字也不提。工人們說：「你又來這一套空話嗎？」吐一口唾沫走了。）只有在這一切的實際工作上指出李立三路線的工作方式為什麼不對，去創造和實行切實的，國際路線的工作方式，李立三路線才能够根本肅清。當然在這樣的實際工作上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理論問題

是更加明瞭和豐富了，理論和實際方才能够結合起來。同時，只有能够這樣去反對立三路線的時候，教育舊的幹部，引進新的幹部和掉換那些不能改化的李立三路線的幹部的工作，才能够徹底的進行。然而這都是非常浩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殘酷的鬥爭。不能改化的立三主義們必然用盡力量來抗拒這種轉變。只有在中央堅決的領導之下，這個鬥爭才能够有担保的進行。

在目前我們應當嚴格的提出反對公開或隱藏的擁護立三路線及對立三路線調和的人們形成黨內的小組織的口號。這種小組織是反國際的反黨的，對於這種小組織不鬥爭，這不是布爾塞維克路線，而本身就是擁護立三路線。這種小組織爲要隱藏自己的反黨行爲，爲要繼續反對國際路線就提出「防止組織擁護國際路線的小組織」的口號，對於這種反革命的份子不加以嚴重的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立三路線的小組織的發展。

最後，我們得嚴重的說明：黨是在危機中間，不澈底肅清立三路線的領導，我們決不能担負準備武裝暴動，領導全國革命到最後勝利的任務。在中國革命最嚴重的最負責任的時期，我們不需要立三主義者任何的爭辯。爲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對於不能改正的機會主義者，不論是勇敢的或者懦弱的，和他們作噪噪的爭辯是于黨的工作沒有用處的。

三中全會的錯誤與國際路線

澤 民

李立三路線的領導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使中國共產黨陷於嚴重的危機。在事實的打擊和共產國際的嚴重干涉之下，中共中央召集了擴大的全體會議，這就是所謂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是回到國際路線上來的一個步驟，但是由於牠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所以仍然不曾把黨救出危機。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領導之下，黨在羣衆中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轉變，而李立三路線的實際依然繼續。

自從十一月十九日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立三路線的來信以後，中央政治局經過幾次會議，終於發出了「爲反對和肅清立三同志路線的問題」的告同志書，指出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錯誤，向全黨同志解釋立三路線的錯誤所在。然而三中全會的影響實際已經普及到全國各級黨部去了。並且告同志書本身又仍然陷於調和主義。這在中央九十六號通告上，已經指出來了。爲要澈底肅清立三路線和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的情緒，中央黨報不得不在指出立三路線的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性以外，詳細分析三中全會的路線的錯誤，使全體黨員像一個人似的起來擁護國際路線的實行，消滅立三路線和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